

纪念卡尔·马克思 逝世一百周年

专 刊

经济资料 38

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

1983·1

目 录

- 马克思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顺今编 (1)
- 《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对象、结构和现实意义 金以辉 (44)
-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创作、出版情况和结构 靳兰征 (61)
- 关于西方经济学者对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争论概观 胡代光 (73)
- 《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编 严群编 (100)
-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 (德) 德脱·卡拉斯 (175)

马克思论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把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末，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9、532、533页。

一、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评论

(一)

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

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98页注（32）。

……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这样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从而把跟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物化劳动，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进行自我增殖的价值。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73页。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16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593页

(马克思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

正确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形式，从而看成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仅仅解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分枝。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21页。

……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人们研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值同利润率、同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替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585—589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

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

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301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注（31）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别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不过它自己已通过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消除这种解释的道路。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6页。

……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

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

……亚·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一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

……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645—648页。

……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虽然摸索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但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那末，它们从来不能解决这个谜这一点，就不再是什么谜了。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237—238页。

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7页。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938—939页。

……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佣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对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引起,——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

在也沒有揭露这个秘密。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190—191页。

(二)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375—376页。

这种主义（指重商主义——引者）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第149页。

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式，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末，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372页。

重商主义体系只看到，这个价值表现为货币（金和银），因此剩余价值表现为用货币结算的贸易差额。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13页，注①。

斯图亚特（被马克思称为“迟到的重商主义者”）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

别。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第48页。

只有在重农学派那里，才成为标志着科学新阶段的体系。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24页。

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23—24页。

(重农主义)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28页。

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
第399页。

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15页。

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因此，他们考察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时间，不是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的一般社会劳动。……相反，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

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64页。

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19页。

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第376页。

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以外，重农学派还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别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

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15—16页。

重农学派认为利润（包括利息）只是用于资本家消费的收入，从这种见解也产生了亚·斯密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家的以下观点：资本的积累应归功于资本家个人的节俭、节约和节欲。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37页。

(重农主义者)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I，第26页。

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I，第15页。

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页。

(三)

富兰克林沒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沒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沒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页注(17a)。

因为他（富兰克林）不是把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人劳动的全面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来阐明，他就必然看不到货币就是这种被转移了的劳动的直接存在形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第46页。

他（配第）受着货币主义的观念束缚，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做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第43页。

在配第看来，剩余价值只有两种形式：土地的租金和货币的租金（利息）。他是从前者推出后者的。前者，在他看来，正如后来在重农学派看来一样，是剩余价值的真正的形式。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381页。

因为配第是从作为包括利润在内的剩余价值一般形式的地租出发的，所以他不能把资本的利息作为既定的东西，反而必须把利息当作地租的特殊形式从地租中推出来。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381页。

他（配第）在叙述中不仅把租金（剩余价值）说成是雇主抽取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余额，并且把它说成是生产者本人超出他的工资和他自己的资本的补偿额之上的剩余劳动的余额。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381页。

(配第把) 地租，作为全部农业剩余价值的表现，不是从土地、而是从劳动中引出来的，并且被说成劳动所创造的、超过劳动者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的余额。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第383页。

(西斯蒙第) 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

.....

他确实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猜测：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适应；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 III，第55、285页。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第156页。

斯密天真地一方面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描绘事物，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也揭示了现象的更为深刻的联系，——斯密的这种天真使他的著作具有

巨大的吸引力。

《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Ⅱ，第243页。

亚·斯密深受重农主义观点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夹杂着许多属于重农学派而同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东西。例如地租学说等等，就是如此。斯密著作的这些部分并不表现他的特点，他在这些地方纯粹是一个重农主义者，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些部分可以完全不去注意。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Ⅰ，第47页。

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

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Ⅱ，第181—183页。

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方面，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方面，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Ⅰ，第140—141页。

新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原富”的头几页中发挥了这样的见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量度。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第61页。

……如果我们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那末表现为货币或商品的物化劳动所买到的，除了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之外，总还有一个活劳动的“追加量”，“作为资本的利润”，但是，换句话说，这不过意味着，物化劳动无偿地占有，不付代价地占有一部分活劳动。斯密胜过李嘉图的地方是，他有力地强调指出，这个变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相